

## 他以两千劳师击溃万人悍敌

史乘中的湛钺，事迹与那些文官不同，他是武将，是廉州府的“驻军司令”（卫指挥），后来升迁“广东军区领导”（广东都指挥僉事），是都指挥使、副指挥使的助手。

湛钺是廉州人。明朝实行卫所制，卫所的头目不少由当地人担任。“湛”这个姓不常见，廉州似乎没有聚居的湛姓村落，史料也找不到他出身的记载，不知是否属于外来军户。

史书称湛钺“性英俊而能下人，文武兼备”。“性英俊”，说的不是长了一张“小白脸”，主要指气质；“能下人”，即爱护下属，大概是像战国时的吴起那样，与士兵吃饭不分灶，睡觉不分床，行军不骑马，同披一样袍，同难相济，同甘共苦。

弘治十四年（1501年）六月，海南儋州的黎族人符蚡举事，杀死少数民族“部落首领”（峒首），并按事先约定，串联号召大批黎族人民揭竿而起，围攻儋州城。这是海南历史上声势最大的一次黎族人民运动。

明朝在海南实施“流土结合”，采取“以峒管黎”政策。府、县的官员由异地来的流官担任，他们收买“部落首领”，从永乐三年（1405年）起，就委任各峒首担任相关的官职，如州、县的佐官，还有典吏、土舍、土巡检、土主簿等，由他们直接管理黎族人民。

应该说，这一做法对于管辖少数民族地区还是有效的，解决了外来官员“水土不服”的问题。

但一些峒首仗着官职在身，有朝廷“加持”，贪婪残暴，盘剥峒民。朝廷因为种种禁忌，放任自流，“以致熟黎失所，逃入生黎，日积月盛，藩篱敝毁”。

当时，儋州知府张桓、余濬，同知陈珉与七坊峒首符那月勾结，强迫峒民年纳“额粮八百余担”。

弘治十三年（1500年），海南旱灾、水灾接踵而至，“水浮民房”，粮食歉收，瘟疫流行，一片悲惨景象。

人都有忍性，没到日子过不下去，有压迫未必就有反抗，但当时海南的状况已达“沸点”。

儋州七坊峒人符蚡，又名符南蛇，终于忍无可忍，联络儋州地区的一班“伙计”，策划了这场黎族人民暴动。

符南蛇虽然是穷苦家庭出身，但颇有军事才能。他指挥围攻儋州的同时，分兵出击，“大火”很快烧到了海南西边上千余里范围，昌化、澄迈、定安等县城相继陷落。

火烧眉毛，朝廷火速就近从廉州府调派兵马前往镇压。

弘治十四年（1501年）九月，湛钺领兵渡海，刚抵达西峰驿站，就得悉符南蛇手下符那树的人马正在围攻临高县城，估计很快得手。

打还是不打？打，敌方锋芒正盛，人马远比湛钺带的多，并无胜算。不打，奉命渡海而来，难道是来这里观光？

劳师远征的队伍停在驿站，许多人脸上露出害怕和不知所措的神情。

（闻贼攻临高城将陷，时贼众兵寡，众有惧色。）

湛钺紧急传令，让士兵生火准备两天的伙食，并派出探子侦知符南蛇的大本营，带队从小路日夜兼程，绕了一大圈，冲到对方后头，直捣敌营（命士卒举火作二日粮，调知贼营所在，由

间道兼程驰拳蓝，绕出贼后，捣其老营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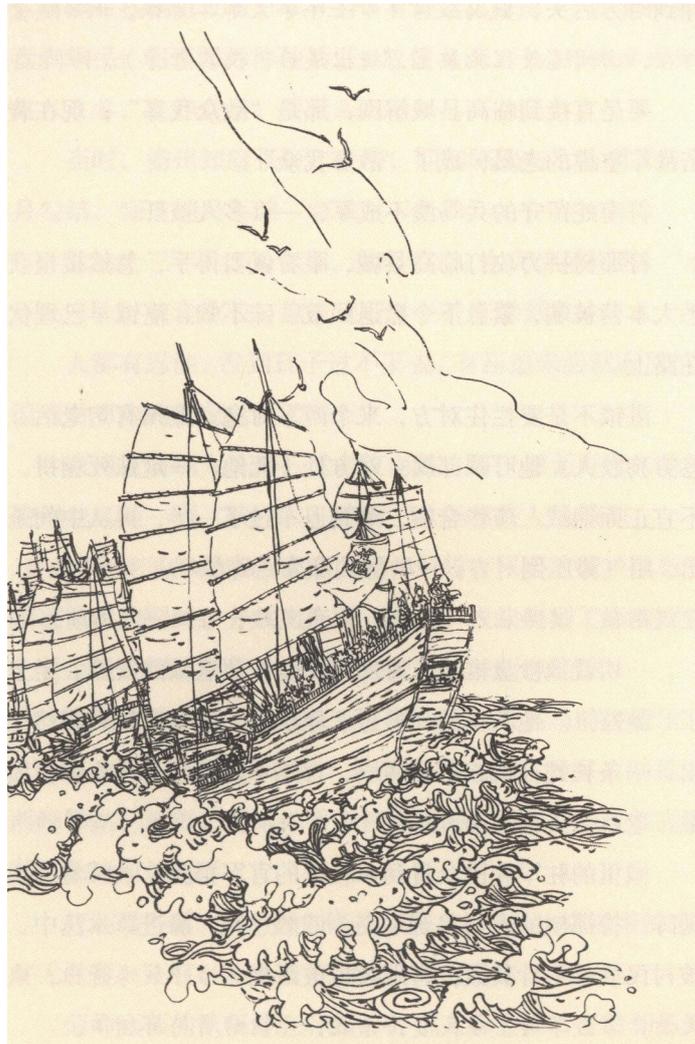
要是直接到临高县城解围，那是“敌众我寡”；现在袭击敌军空虚的老巢，成了“敌寡我众”。符南蛇留守的兵马溃不成军，一百多人被歼。

符那树拼力攻打临高县城，眼看就要得手，忽然接报获悉大本营被端，紧急下令撤退回救。殊不知，湛钺早已埋伏在路上。

湛钺不是要拦住对方，来个两军对垒。廉州有句老话，巷穷狗咬人。他叮嘱部属：对方处于死地，一定殊死相拼，不宜正面迎战，应作合围，等到退军过了一半，再从中间杀出，用气势压倒对方，一举将其歼灭（贼在死地，未可迎敌，宜阙围俟，其半出而中击之，取威灭贼，在此一举矣）。

一切就像沙盘推演，符那树完全按照湛钺的安排，走上了“绝路”。他队伍的一半过了埋伏点，湛钺率精兵骤然杀出，一条长蛇被截成前后两段，首尾不能相顾。兵士惊慌溃散，七百多人被追杀。

城里的驻军和民众看到来救援的官军得势，呐喊着冲出助阵。符那树的人马狼奔豕突，四散逃跑，躲进草木丛中，被村民砍杀不计其数，符那树也被活捉（城中鼓噪皆出，贼大溃，窜匿草野，乡民复击杀之，生擒贼首符那树）。



正领着大部队攻打儋州的符南蛇，听说符那树战败，大为震惊，急忙撤退，儋州城得以解围。撇开正邪对错，湛钺这一仗可以说赢得痛快淋漓，堪称冷兵器时代的经典战例。他仅仅靠两千士兵，就击溃了对方的万人大军，体现了杰出的军事才能。

湛钺经此一仗，成了琼州军民的主心骨。可惜没过多久，他因为大暑天冒雨作战，染上疾病，在军营中溘然长逝。琼州上下失声痛哭，在临高县东门太平桥附近建了一座祠堂纪念他（**未几，以冒暑雨苦战，疾作，卒于军。琼郡远近吊哭失声，建祠临高东门太平桥祀之。**）。

湛钺得以上书入传，是因为镇压海南少数民族运动的事功。历史上正统皇朝的农民运动，本质上是反抗以皇帝为代表的官僚集团的压迫和盘剥，而由此带来的离乱，也使大量平民家破人亡，死于非命，失去了安宁的生活。

湛钺的所作所为固然维护了皇朝的统治，但于大多数“宁为太平犬，莫作乱离人”的平民百姓来说也是一种保护。

史书记载，在镇压符南蛇举事的过程中，明朝官军占领七坊峒后，捉拿了他的妻儿，放火焚烧了他家的房子，放水淹没了他的住室，大肆搜捕他的亲属和同党，杀得一千二净（**中军进据七坊，擒贼妻孥，焚其庐，沼其宫，搜戮其亲族党与无噍类。**）。

朝廷更替，皇帝轮流“坐庄”，“兴，百姓苦；亡，百姓苦”，诚哉！

我突发奇想，如果湛钺与符南蛇调换角色，湛钺是那个不堪压迫、奋而举事的黎族人，符南蛇是征讨他的朝廷悍将，又将如何呢？也许，所谓的历史，就是上天派定的角色在时空大舞台的表演吧。